

目 录

蔣軍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紀略	裴昌会(1)
蔣軍进犯陝甘宁边区初期的一些回忆	任子勛(8)
沙家店战役蔣軍整編三十六师被歼經過	刘子奇(24)
蔣軍整編二十九軍瓦子街战役就歼記	王应尊(30)
瓦子街战役的回忆	曾文思(37)
蔣軍胡宗南部撤出延安的經過	陈子干(48)
我所知道的“中统”	刘 恭(59)
国民党軍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象	曲云章(118)
我对改組派的一知半解	武和軒(139)
抗战胜利后蔣介石收編伪軍經過	刘措宜(154)
揚子公司的一鱗半爪	宋于昂(168)
記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184)
我所知道的何应欽	李仲公(203)
专 載	
关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	(222)
全国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总结	(238)
附 載	
《文史資料选輯》第二十五輯至第三十六輯	
分类总目录	(252)

附 注：

对《我所知道的何应钦》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二〇八页

蔣軍胡宗南部進犯延安紀略

裴 昌 會

一 進犯延安的軍隊部署

1946年7月，胡宗南的整編第一軍（轄第一、第二十七、第九十等三個師）和整編三十師聯合閻錫山部隊進犯晉南解放區後，即積極從事進犯延安的準備。其部署是在晉南方面以整編三十師守備曲沃、臨汾、霍縣之綫，並以一部兵力進駐吉縣監視壺口、禹門口等黃河渡口，確保關中安全。其整編第一軍在运城地區集結伺機蠢動。在西面即陝甘邊區方面，則以所謂“吸引陝、甘、寧邊區主力于隴東決戰之機襲占延安”的戰略方針，以整編二十九軍的主力向隴東之慶陽、合水進犯。胡宗南在完成這兩着進攻延安的準備後，以為延安唾手可得，毫無問題。但進犯晉南的蔣軍于浮山、臨汾間的陳澣村之役，整編第一師第一旅全部被殲，旅長黃正誠被活捉，進犯隴東的整編二十九軍所屬的整編四十八旅也在合水西畢池遭受殲滅性的打擊，旅長何奇被擊斃。東西兩面，折兵損將，士氣沮喪，尤其蔣胡賴以起家號稱“天下第一”的整編第一師第一旅的被殲滅，對共產黨更加惱恨，無可奈何，只好掩蓋真相，以其慣用的伎倆捏造勝利，進行厚顏無恥的欺騙宣傳。

1947年3月初，胡宗南的整編第一軍（三個師轄七個旅）附重

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由晋南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经韩城向宜川附近集中，整编二十九军（辖十七、三十六、七十六等三个师共八个旅）附战车重炮部队向郃县、洛川地区集中。这两个整编军都在十日前集中完毕，并完成战斗准备。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下：11日晨各就现地攻击前进，整编第一军之九十师（在右）、二十七师齐头前进，经临真镇、金盆湾向延安以北迂回攻击；九十师并派有力一部向延长方面进出，掩护军之右侧背，第一师在九十师后跟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之十七师在郃县以北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沿咸榆公路攻击前进后，继续在后跟进，迅速攻占甘泉县北崂山制高点，随时策应右翼军作战，并钳制敌主力于延安以南地区，使右翼军迂回攻击容易奏功，以期在延安附近歼灭敌人。另通报甘宁青马家部队，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以支援胡军的北进（但这个通报马家并未理睬）。部队前进后，由于解放区早已完成了坚壁清野工作，胡军各部队派出的搜索部队，又经常遇到边区民兵的奇袭，因而不敢远离侦察，情况不明，地形也不熟悉，只得采袭老一套的战术，叫作“蛇退皮”的方法，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因此，部队行动缓慢。就当时作战经过情况，除整编第一师在临真镇、金盆湾地区、整编第二十九军在崂山地区遇到边区部队的猛烈阻击外，其他地区并无战斗，只是随时遭受民兵的奇袭，而有一些小接触。但这些小接触常使胡军误为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胡军部队既不得不展开，又不敢顺着道路走，只好爬山越岭以求安全，使得胡宗南的部队疲惫不堪，士气更为沮丧。18日，第一军进占了金盆湾、南泥湾后，九十师已到延安东的宝塔山附近，第二十九军也正由崂山北进中，这时胡宗南又命令第一

軍先頭部隊停止前進，而以第一師的第一旅迅速進入延安，並命令第二十九軍攻占延安南二十里鋪東西之綫即停止前進（限制該軍先進延安的意思）。由於整編第一軍部隊在行進間前後交替，人馬輜重擠成一團，嘈雜混亂已極。先頭的兩個師又得在凜冽寒風中等半天，官兵都憤憤不平地說：“我們在前頭打，你們在後面看，可是有功勞你們就搶先。”胡宗南為什麼要先叫第一師第一旅進入延安呢？據副參謀長薛敏泉說，這是胡一定要堅持的。因為第一旅在進犯晉南時全部被殲滅，胡宗南為掩蓋事實真相，立即在运城由其他部隊抽調精銳，重新成立起來。這次必須先由第一旅進入延安，用意在於表示它不但沒有被殲滅，而且還是這支“天下第一”的王牌軍把中共中央根據地占領的。這種無恥的伎倆，充分表現出蔣胡要想掩蓋天下人耳目的愚蠢手法。

胡宗南部隊進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軍為了誘敵深入，中共中央和邊区政府也早已撤出延安，同時實行堅壁清野，使延安成為一座空城。但是，胡宗南在接到董釗的電報第一旅進占延安城後，就督促洛川指揮所的參謀們捏造戰報，竟扯漫天大謊說：“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終於 19 日晨占領延安，是役俘虜敵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當這一戰報經西安留守的參謀長盛文轉報蔣介石並公布後，跟着陝西省主席祝紹周就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一律要在當天晚上懸掛國旗，燃放鞭炮，慶祝所謂“陝北大捷”。可是咸榆道上輸送給養彈藥的汽車三百多輛，回頭的空汽車連自己的傷兵也未運回一個，因此所謂“激戰七晝夜”的說法，就連蔣介石集團內部也覺得太不象樣，不敢完全相信。當時，國防部駐西安聯絡參謀范漢杰在西安大放鞭炮慶祝勝利的時候，三番五次地打電話問我，戰報是不是這樣，以便根據報告國防部。我最

后答复他：“战报发出后，已由盛文轉报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問了吧。”当然他也能会意，就无可奈何地說声“再会”，也就不再来电话囉嗦了。关于这种捏造战績的事，听说后来陈誠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但这些傢伙都是一丘之貉，也都慣用这一套的，在利害矛盾的时候，彼此攻訐，泄私忿，并不表明他們会比胡宗南公正些。

二 第一軍二十七师三十一旅的复沒

3月20日，我和薛敏泉正在吃早飯的时候，胡宗南拿着一張抄电紙，显得特別得意的神气递給我們看，电文是：“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胡接着說：“你們看，攻占延安，先生（胡对蔣的通常称呼）是多么高兴呀！”又說：“現董釗来电說，軍隊很疲劳，又不明敌人退却方向，去电告訴他們，由第一軍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駐拐峁鎮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軍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結待命；第二十九軍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綫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給綫的安全。”这时，胡宗南以占領延安已經五天了，但截至23日黄昏，前方仍无确切的情报，只好主觀臆測作这样的判断：拐峁鎮以北无敌情，整一軍系由东南向西北迂迴，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根据这一判断，胡宗南于24日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下：整一軍之主力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其余仍照20日作战命令×号所示行动。24日早胡宗南同我一起乘汽車由洛川出发，午抵达延

安。25日午，董釗的部隊由延安到安塞縣一帶作了一次大遊行，扑了一個空，毫無所獲地回到了延安，董本人也到了延安指揮所。正閑談間，二十七師來電話報告說，剛才三十一旅李紀云的電台在青化砭以南發出危急呼號，幾分鐘后就呼叫不出了。對這一消息大家沉默相覷，薛敏泉就向董釗詰問，誰叫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進的？董釗漫應說，誰也沒叫他前進，只是轉達20日作戰命令×號的指示，叫他在拐峁鎮遠出進行威力偵察後相機前進。胡宗南氣憤地說：“不要先追究這些，整一軍主力今天行軍不遠，即刻向拐峁鎮以北前進吧。”並立即命令劉戡轉三十六、七十六師保持機動，準備策應整一軍主力作戰。董釗連午飯也來不及吃，即刻集合部隊向北進發，下午四時許，董釗在拐峁鎮來電報告說，訊據少數逃回官兵稱，李旅長被俘，全軍覆沒，敵已向北遠去；軍如何行動盼復。狂妄而又愚蠢的胡宗南一向的作法是，順利的时候就隨興之所至，無所謂計劃，輕舉妄動，部隊東調西調，亂指揮一氣；遭遇到大的失敗，就一筹莫展，把軍隊蜷縮在一起不敢動了。在這種情況下，胡宗南急得直跳，只好復電董釗將部隊集結在拐峁鎮，晝夜趕筑強固工事，以免遭受損失，並四出威力搜索，企圖得到一些情況再行蠢動。

三 宣傳“戰績”，當場出丑

蔣介石以胡宗南的全部兵力佔據了延安這座中共中央主動撤退的空城，南京的國防部就根據胡宗南所捏造的戰報，大事宣傳。一些為美蔣捧場的反動報刊記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搖旗吶喊，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以為打擊了中共中央首腦機關，從此蔣介石就有更大勝利的可能，處於劣勢的軍事形勢會有根本的改變。於是南京、上海一帶的中外記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組織他們到西

安来參觀战績，采訪战地新聞。蔣介石的国防部，对这些为之广发捷报、大肆宣嚷的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当这一决定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即召集綏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員举行紧急會議，积极进行准备；首先研究叫这些記者到哪里參觀的問題，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現地參觀較為穩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綏署第二处处长刘庆增、新聞处长王超凡两个人負責漏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績陈列室”。于是他們两个人和一些有关人員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在延安周圍二十华里內設战俘管理处十处，把主要在边区乡村抓来的青壯年所編成的青訓队五百多人作为基干，另在城防部队二十七师挑选伶俐的士兵一千五百人，混合編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俘虏，加以訓練，强迫他們按照事前規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參觀的新聞記者。在參觀的期間，每天每人津貼一元，以示恩惠。由于假俘虏队人数与战报所公布的数目相差悬殊，參觀的时候，就临时由各战俘管理处互相抽調来充数。对于卤获武器一項，步枪則抽調十七师（駐甘泉）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輕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別抽調，采取白天将枪枝送到“战績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頂充，所有武器都貼上标签，注明繳获時間、地点。此外，还訓練一些參謀人員，担任“战績陈列室”的介紹，不消說，这些解說，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騙。与此同时，还抽調一部分人力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許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別标明蔣軍的陣亡烈士或共軍的坟墓，以自欺欺人。当这批新聞記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謂“战績陈列室”的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參謀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阻滯新聞記者的行程。弄虛作假的事，总是免不了露出馬脚的，个别头脑比較清醒的外国記者，

參觀的時候問，這些新式輕重機槍、中正式步槍共產黨軍隊由那里得來的？作解說的參謀瞠目不知所答，只好支支吾吾。在參觀假俘虜時，有的記者又問俘虜說：“我不是昨天在某一戰俘管理處見過你嗎？”被問的人，只好挺起胸脯，規規矩矩的立正，因為事前沒有教導他們答復這樣的問題，他們也就對答不出來。當場出丑，惹起胡宗南的內部互相指責，而主辦這樁事的劉、王兩處長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厚顏無恥、陰險虛偽的胡宗南，幻想以假戰績來混淆聽聞，騙取美帝國主義的更多的“援助”，挽救蔣介石的滅亡，只是枉費心機而已。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重慶市委員會供稿）

蔣軍進犯陝甘寧邊區初期的一些回憶

任 子 勛

一 進犯邊區前胡軍集結概況

1947年3月，胡宗南在蔣介石的命令下開始向陝甘寧邊區進犯，企圖在三至六個月時間內解決陝北問題，把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逐出西北。胡宗南軍隊是進攻邊區的主力，大約有十五萬人，加上甘肅、青海、寧夏的馬家軍約七萬人，總共二十餘萬人，在數量上和裝備上占着絕對的優勢。戰爭初期，先後占領了延安和邊區的大部分縣城。解放軍在數量上只不過是兩萬餘人，裝備上是小米加步槍，沒有坦克，沒有大炮，處於絕對劣勢。但是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親自指揮下，在邊區廣大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接連不斷地給予胡軍以沉重的打擊。經過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幾個戰役，打得胡宗南蒙頭轉向，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大約在一年的時間內被殲十萬多人，最後，只得夾着尾巴逃出邊區。我當時是參加進攻延安的蔣胡軍九十師的副師長，從進攻延安起到蟠龍失守止，約有兩個多月時間，我都隨前綫作戰的九十師師部行動。茲將個人所見所聞，就現時所能回憶起來的概述於后。錯誤的地方，希望參加過這次軍事行動的人予以補充和指正。

從1947年2月底到3月初，胡宗南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秘密調

动他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結。到3月10日，集結在洛川附近的，計有二十九軍所属之整編第三六师(师长鍾松)之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編第七六师(师长廖昂)之二四旅(旅长張汉初)、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及整編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之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四八旅(旅长康庄)和八四旅(旅长張淇)，共計七个旅。集結在宜川附近的，計有第一軍所属之整編第一师(师长陈搆旅)的第一旅(旅长吳俊)、第七八旅(旅长沈策)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崑崗)，整編第二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第三一旅(旅长李紀云)、第四七旅(旅长李达)，整編第九十师的第五三旅(旅长邓宏仪)、第六一旅(旅长邓鍾梅)，共計七个旅。另外，尚有一四四旅在銅川集結待命。总共合計为六个师十五个旅。每个旅按九千人計算，十五个旅大約有十三万五千人，每个师的直属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按三千人計算，六个师大約为一万八千人。总数大約有十五万人。

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旅以上干部开軍事會議(我和九十师参謀长未参加會議)。胡宗南在这次會議上宣布了由他总部拟定的經国民党国防部批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計劃。3月12日晚，董釗在宜川把这个計劃下达到各师，3月14日就开始进攻。

二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軍事計劃概要

(一)攻击目标：胡軍决定以董釗的第一軍、刘戡的第二十九軍編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鉗形攻势，包圍歼灭陝北的解放軍，占領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方面。

(二)兵力部署：

1.右兵团——第一軍軍长董釗率領整編第一师(轄第一旅、第

七八旅、第一六七旅)、整編第二七师(轄第三一旅、第四七旅)、整編第九十师(轄第五三旅、第六一旅),共七个旅由宜川經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攻,占領延安东北地区,在拐峁停止待命。

2.左兵团——第二十九軍軍长刘戡率領整編第三六师(轄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整編第七六师之一三五旅、整編第十七师之第十二旅,共四个旅,由洛川經牛武鎮、清泉鎮向延安进攻,占領其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

3.总預备队——整編第七六师所轄第二四旅、第一四四旅,共二个旅,集結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4.作战地境分界綫:两兵团作战地境分界綫为洛川东四十里鋪、南泥湾通延安的道路之綫,綫上属左兵团。

5.第二綫部队的任务:整編第十七师(轄第四八旅、第八四旅)保护銅川到洛川間的后方交通綫,随战斗之进展向前推进,并修筑、保护洛川到甘泉間的公路,保証前方粮食、彈药的补給。

(三)进攻开始日期及到达期限:各部于3月13日黃昏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14日开始攻击,3月17日到达延安。

(四)战斗經過:右兵团董釗第一軍于3月13日按上述攻击准备位置,以整編二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整編九十师在英旺以北地区,整編第一师在瓦子街以北地区各自布置停妥,从3月14日拂曉开始,二七师向临真鎮、九十师向金盆湾、第一师向南泥湾东側攻击前进。

九十师战斗經過概要:九十师以五三旅和六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六一旅前进。14日左纵队六一旅遇到輕微抵抗,各部队当晚进至岳家寺以北、以东地区。15日向金盆湾前

进途中，六一旅从上午九时起即遭遇正面上較有力的抵抗，前进較緩，到午后一时左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解放軍阻击力量增強，同时，右纵队五三旅也遭到坚强抵抗，前进都感困难。下午三时許停止进攻，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构筑工事，与当面解放軍相对峙。这一天九十师师部和第一軍軍部均在左纵队六一旅后面山坡上露营。16日，九十师繼續攻击前进，当面解放軍除留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撤至金盆湾北边的高地占領防御陣地。金盆湾以南約有十里一段地区，解放軍到处埋設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情事，炸伤炸死人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緩慢。占領金盆湾后，发生触雷情事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門檻下、灶火里、坑洞內、水缸里、門背后、窗戶上都有埋設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內，誰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間，就全被炸伤或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緊張，誰也不敢进屋，誰都不敢动手。下午一时，左纵队六一旅攻至金盆湾北側高地，遭到解放軍教导旅的反击，牺牲很大，最后占領了該高地。这一天从早到晚只推进不到二十里。左翼第一师也进占金盆湾以西的高地；右翼第二七师也占領了临真鎮。

3月17日，董釗下令調整部署：九十师为右纵队，沿金盆湾向延安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为左纵队，在大道以南地区攻击前进；二七师为兵团的預备队，由临真鎮推进至金盆湾，策应兵团作战。这一天九十师仍以五三、六一两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解放軍教导旅坚守陣地，竭力阻击，两旅逐山爭夺，战斗甚为激烈，伤亡四百多人，整天只前进二十多里。

18日，董釗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这一天上午，九十师的左纵队六一旅旅长亲自在前綫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解

放軍教導旅猛烈反击，將該旅正面中央的一個營打垮，一時呈現混亂，後經調動預備隊增援，才穩定下來。下午，解放軍教導旅向北撤退，九十師全部進至狗梢嶺以西地區，六一旅的先頭部隊距延安只有十五里，因時已黃昏，停止進攻，師部當晚進至楊家畔宿營。這時，據六一旅參謀長報告稱：該旅曾竊聽延安解放軍的指揮員給南綏守備部隊下達命令，要他們迅速脫離戰場，撤至延安待命，等語。九十師師長陳武便興高采烈地說：“這下子我們可以得占領延安的首功了。”陳武當時分析了友軍前進情況說：“從17日以來，左翼第一師方面未聞有激烈的槍炮聲，直到目前為止，它的先頭部隊才進到楊家畔左後方某村（村名忘記），計算路程比九十師落后了十五里，明天若按規定時間前進，他們到達我師的現在位置時，說不定我們已進占延安了。”這一天，接到董釗轉達胡宗南的命令說：“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隊，賞法幣一千萬元。”陳武滿以為這下子定可名利雙收。誰知董釗在18日夜半又傳下一道命令，指定九十師在3月19日午前九時由現在的位置開始攻擊，其攻擊目標為寶塔山至清涼山之綫及其以東地區。這道命令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不讓九十師進入延安城；第二、是讓落在後面的第一師趕到九十師的前面去。陳武當時對董釗命令表示極大的不滿。他說：“為將帥者要取信於人，最貴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賞罰嚴明。如果存私心，圖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惡果。我們九十師從17日起連續兩天擔任強攻，犧牲很大，而第一師未遇激烈戰鬥，並且行動遲緩，落后十五里。這時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卻來限制九十師的行動，偏袒第一師要它去立功，真他媽豈有此理！”

3月19日，左翼第一師于午前一時許即爭先恐後地插進九十師的攻擊正面，強占了九十師的前進道路。陳武在午前六時許發現

这种情况(被第一师强占的道路就在楊家畔村边),便怒冲冲地派参谋人员去阻挡,不但未得结果,反被第一师的人骂了回来。据参谋人员说,有第一师一个团长骂道:“我们奉令攻占延安,你敢挡路,贻误军机,小心你的脑袋!”陈想此事责任重大,只好罢休。午前九时第一师的輜重行李也挤了上来,陈武急了,乃派师的警卫部队挡住第一师的行李輜重,这时双方部队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直到下午二时才挤到宝塔山上。纵目望去,可以望见延安老城的西山頂上、城西南的高地上及延水以北的清涼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掩护部队在活动,宝塔山的西南角下,有断断续续的机枪声。陈武用望远镜向各山头了望了一遍,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做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说毕便令五三旅和六一旅即刻徒涉过延水,占领清涼山。直到下午三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才在飞机掩护下,用两营兵力向延安老城西山的最高点突击。从宝塔山上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师进攻西山的部队猬集在山腰,乱放机枪,不敢前进,西山頂上只有解放军守兵六人,发射一阵轻机枪后,从容向山后撤走,迨第一师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九十师师部当晚进驻清涼山,所属各旅占领清涼山以东地区。刘戡兵团这一天也到达延安西南地区。胡军占领延安本是一座空城,但胡宗南却在3月20日的西安报纸上大肆吹牛说:“我军攻克延安,打垮‘共匪’两个旅,毙‘敌’三千人。”这种漫天大谎,当然欺骗不了全国人民。

三 董釗兵团安塞扑空、刘戡青化砭碰壁

胡宗南侵占延安空城后，始終偵察不出解放軍主力的动向，而自己十多万軍隊的粮食、彈药补給便大成問題。这就使胡宗南徘徊犹豫，举棋不定。胡軍在延安等候了四天，补充了粮食以后，胡宗南从主觀臆断出发，想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寻找解放軍主力决战。为了达到他的意图，曾作如下部署：（1）令董釗率領第一軍之整一师，整九十师共五个旅先向安塞“扫蕩”，尔后由安塞以北地区向东旋回，协同刘戡第二十九軍捕捉解放軍主力于蟠龙以西、延安以北地区而歼灭之。（2）刘戡率二十九軍整三六师和整七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蕩”，协同董兵团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軍主力。（3）整編第二七师戍守延安，建立秩序，并維護后方交通。

3月24日，董釗率五旅之众由延安出发，分兵两路，直扑安塞。第一师为左纵队，沿延安、安塞大道前进；九十师为右纵队，在大道以北的山梁上运动。由于道路窄狭，軍隊騾馬过多，运动极为緩慢。尤其九十师在山梁上行动，爬上来，爬下去，有时还要开辟道路，行动更慢。先头部队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真武洞以北地区，后尾于深夜才赶到。当晚接到軍部通报：两路纵队都未发现解放軍正規部队。这五个旅的大“扫蕩”，显然是扑了空。25日，第一軍正按原計劃向东旋回，朝蟠龙方向前进，突然接到胡宗南电报，限令即日赶回延安；九十师亦接到董釗同样命令，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拼死拼活地赶回延安。到延安后，听到二七师师长王应尊說：“胡宗南直接命令第三一旅旅长李紀云率領該旅直属部队及謝养民团，經姚店子到青化砭，掩护刘戡兵团，25日在青化砭碰了个大

釘子，詳情尚不清楚，刘戡已派队馳往增援了。”随后得到确实消息，当三一旅进到青化砭时，突被解放軍四面包圍，只經几小时战斗，就全部被歼灭了。这时刘戡兵团尚在延安东川李家渠、拐峁以北地区，并未派兵馳援，第二天即3月26日才派一六五旅到青化砭活动，結果只在該处收容了几十名伤兵而已。

四 九个旅向延川、清澗、瓦窑堡“大扫蕩”

自从第一軍安塞扑空、三一旅青化砭被歼后，胡宗南吸取了分兵被歼的教訓，决定采取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所謂“方形战术”，也就是用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寬的方陣，行則同行，宿則同宿，以为这样就不致暴露弱点，遭到各个击破。这时胡宗南的注意力集中到延安东北方向，主觀认为青化砭打击三一旅的，可能是解放軍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必然向东北方向撤退了，因而便决定使用两个兵团的全部力量，向延川、清澗进行一次“大扫蕩。”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如果解放軍愿意决战，就用这两支“鉄拳”把它打碎，否則就驅逐它东渡黄河。从3月27日起，董钊、刘戡率領九旅之众，从延安开始行动，直奔延川、清澗方向前进。原来延安到清澗只有三日行程，这两个兵团却走了六天，一路上并未找到解放軍的主力部队，只遇到小部队和一些地方民兵的牵制，結果，这一次所謂“大扫蕩”又扑了空。解放軍主力既不同胡軍决战，也不东渡黄河，只用一小部分兵力把胡軍九个旅引向东北方面，主力却在相反的方向上活动，待机歼灭胡軍。

3月27日，九十师从延安出发，当天到达拐峁东北某村（村名忘記）宿营，刘戡兵团司令部在姚店子附近。28日，九十师和第一师都趕到甘谷驛，次日，第一师沿甘谷驛通延川的大道上行进。由于